

藏在桂花树下的温柔

平桥区外国语中学 韩书音

当班主任后，总能伴着第一缕晨光进入教室，当朝阳射入教室窗台时，我总爱站在走廊听教室里涌动的读书声浪，那些或铿锵有力，或清脆稚嫩，或浑厚绵长的声音是我听过的最美的声音。我看着窗外那棵将要盛开的桂花树，思绪飘飞，我想孩子们何尝不是那一棵棵等待开花的树呢，认真浇灌，他们必将绽放独属于自己的花朵，那一树的闪光必将照亮每个待放的生命。

初见小俊是在班级前排的角落。这个因先天性肢体残疾而走路微微跛脚的男孩，像株被风雨压弯却依然挺拔的青竹。他善良而又敏感，刚接触他时家长和孩子并没有告知我他身体的特殊情况，每次上课他回答问题总是积极响亮，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总忍不住在我耳边夸奖：“小俊真是懂礼貌的孩子，啥时候见都大声喊老师好。”“小俊脑袋瓜真灵活，数学解题思路很有创新意识。”“小俊英语单词记得扎实，背书声音最大。”我也暗自为他高兴，但那天，他的同桌慌张跑来说：“老师，小俊在趴着偷偷哭。”我反复问，他一直沉默不语，我打电话给他的妈妈，当我看到手机上发来的那张残疾证，那鲜血淋漓的双脚的照片，不禁怔住了，内心情绪翻涌。“同学们都在说为什么可以不参加体育训练，我真的很喜欢运动的，老师。”

眼前的男孩依然低着头，他默默流着眼泪，声音哽咽。我把那些议论他的调皮小孩狠狠批评了一

顿，但我能陪伴他今后所有的路吗？我能堵住在他成长路上的悠悠众口吗？我静静地听他诉说完所有的委屈，静静等待他情绪稳定。

我摘了不同的叶子放在桌前，我带他看绽放在角落里的满是芬芳的蔷薇，我想让他明白生命个体的独特。之后，当同学们在操场追逐时，他总默默把散落的矿泉水瓶码成整齐的方阵。同学们课间跳绳训练时，他总是悄悄把班里的桌椅排得整整齐齐。有次班会讨论黑板报分工，后排传来细若蚊蚋的声音：“老师，我可以负责教室的板报绘画吗？”他举起的手腕上还沾着彩铅的痕迹。那天中午，我特意带他去看那棵盛开的弥漫着芳香的桂花树。“小俊，你看这一朵小小的淡黄色的桂花，它没有张扬的色彩，但整棵树的芬芳有它的一份力量！”他伫立在树前抚摸桂花的手突然顿住，阳光给他的轮廓镀上金边。后来班级的黑板报上，他绘制的喜迎国庆的巨龙，每一个鳞片都闪耀着光芒。当老师们和同学们对着巨幅金龙惊叹时，躲在人群后的小俊，眼睛亮得像桂花上跳动的月光。

“老师，梦潞这孩子麻烦您多关注一下，小孩很小的时候我和她妈妈就分开了，五年级的时候孩子又得了一场重病，动了大手术，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孩子特别懂事，从来不跟别人比较，学习上也完全不用我操心，但我总觉得孩子有心事儿。”挂断电话，我发呆了很

久，心疼这个文文弱弱的女孩儿。我每次批改梦潞的作文需要格外小心，那些字真的是力透纸背——常把纸页戳出小洞。谁能想到一向文弱的她会有那么大的笔力，父母离异的阴影，家庭不幸的阴影让这个总考班级第一的女孩，像只看起来孱弱但随时会炸毛的小猫。她在作文里写：“我的生活是缺角的拼图，跳得再美也凑不出完整的形状。”但班级元旦节目选拔时，她穿着伦巴舞鞋，把舞蹈跳出了破茧成蝶的力量。

我悄悄告诉班里的另一个喜欢跳舞并从小在舞蹈班上课的女孩雯雯，“你和梦潞搭档一起跳一支舞蹈《挽扶》，代表班级参加学校的元旦会演，音乐已经拷贝好了，她如果拒绝你就告诉她班级急需她来救急。”不出所料，梦潞拒绝了，禁不住我的一众小助手劝说，她终于拾起自信站在了舞台上。那天下午，她成了全校师生眼中的明星，她散发的香味比那一树桂花还芬芳！再次打开她的周记本：“老师，我知道绝美的伦巴舞是您精心策划的，我会走出阴霾，做闪亮的自己。”会演结束她对着我的方向比心，阳光下终于有了十二三岁少女该有的明媚。

此刻早读的声浪再次涌来，小俊在轻声教同桌画画，梦潞带着女生们在练舞。窗外的桂花树上，鸟雀合奏美妙的乐章，一树的花香沁人心脾。我轻轻翻开班主任工作手册，在扉页写上一行：默默灌溉，静待一树花开。



桃李枝头 文理皆春

息县谯楼街道办事处中心学校 王霞

“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在息县第十四小学这片孕育希望的校园里，有这样一位独特的杏坛掌舵人——吴俊校长。他以双栖之姿，在语文与数学的天地间自由穿梭，用爱与责任，托起了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。

他总是带着一身淡淡的粉笔灰气息，静静地伫立在校园的角落，身形瘦高而挺拔。“岁月失语，惟石能言”，刚过不惑之年的他，鬓角却已悄然润开几缕霜白，宛如宣纸上不慎滴落的淡墨。这霜白，是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，更是学生作业本上对钩的无声诉说，见证着他无数个日夜辛勤耕耘的时光。

谁能想到，这位执掌一方校园的校长，手中始终紧紧攥着那小小的粉笔头。上学期，他还是六年级孩子们心中敬爱的语文吴老师。在那三尺讲台上，他宛如一位优雅的诗人，引领着孩子们穿梭于古今中外的文学长廊。他带着孩子们品味“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”的豪迈壮阔，探讨马克·吐温笔下汤姆·索亚的成长与叛逆，把文学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间。

然而，时光的车轮悄然转动。蛇年过后的人事变动如同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暴，打破了原本的平静。三年级的数学课突然没了着落，消息传开，整个校园都弥漫着一丝焦虑与不安。大家都满心期待着会有新老师来填补这个空缺，可就在众人翘首以盼之时，却见吴校长揣着数学课本，迈着坚定而沉稳的步伐，大步流星地走进了三年级的教室。那一刻，他的身形在教室门口显得格外高大，眼神温润有神，就像校园的定海神针，给人以无穷的力量。

他站在黑板前，宛如一位技艺精湛的艺术家，将语文老师的细腻与温情，巧妙地揉进了数学的严谨与理性之中。讲台上的直尺，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既能精准地丈量线段的长短，又能灵动地描摹汉字的风骨；手中的粉笔，宛如神奇的魔法棒，既能书写出“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”的铮铮风骨，也能轻松地解得开加减乘除的复杂算理。在他的课堂上，语文与数学不再是孤立的学科，而是相互交融、相得益彰的完美组合，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，小脸蛋上洋溢着惊喜和兴奋，纷纷踊跃发言，积极参与到课堂互动中，享受着学习的乐趣。

他把“初心”二字，深深地镌刻在了每一节语文课的字里行间，也融入了每一节数学课的加减乘除里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冬去春来，时光荏苒，在校园的晨光与暮色中，他那瘦高而坚定的身影，宛如一幅永恒的画卷，成了校园里最动人的风景，深深地烙在了每一个孩子的心中。

放学铃响后，当整个校园渐渐归于宁静，三楼的办公室却依旧灯火通明。桌上，数学练习册和分层作业整齐地摆放着，红笔在纸上圈圈点点，仿佛是他与孩子们对话的独特方式。偶尔，他会停下来，轻轻地揉一揉发酸的脖颈，眼神中却依然透露出坚定与执着。窗外的暮色，如同一块巨大的幕布，缓缓地漫进来，将他瘦高挺拔的身影拓在墙壁上，晕染着温暖而迷人的光芒。

捻亮清晨的人

信阳市第七中学 余东芳

冬日的清晨，天色总是浓得化不开的黑。我轻手轻脚带上门，楼道的声控灯便亮了——它总是醒得比这座楼里的任何人都早。

车棚里停着我的小爱玛，按响车钥匙，循着“嘀”的一声轻响找过去。点亮手机手电筒，细碎的光束里，钥匙与锁孔小心翼翼地辨认着彼此，金属碰撞的轻响，仿佛也怕冷似的，低微得几乎听不见。

直到那个寻常的清晨。

光从斜后方落下来，稳稳地覆盖上我的小爱玛。转身，是门卫师傅，一手提着扫帚灰斗，一手握着手电——那光是暖黄色的，不太亮，却刚好让钥匙顺利地滑进了锁孔。

“余老师，天天都这么早啊？”“习惯了，您不也这么早就忙起来了？”

“你差不多就是这个点出门，我记着了。”他的声音不高，像是对我说，又像在喃喃自语。

那束光一直照着我拧动车把，挪出车棚，向前驶去。

从第二天起，车棚的灯总在我刚下楼的时间就亮了，好像是笃定的等候。

今晨推车出去时，我看他在不远的路灯下清扫。手电光随着他的动作一晃一晃，像在给这个还未苏醒的世界打着轻柔的节拍。

忽然便想：他其实不必天天如此的。

随即又笑了——在他眼里，我又何尝不是日日都在做着“不必”的事呢？

原来生活里最暖的光，从来都不是为自己而亮。有人在天色未明时清扫街巷，有人赶在早读铃响前走进教室，有人默默为素不相识的人捻亮一盏灯。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默默奔走，却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，成为彼此清晨里的一束光。

车棚的灯曾照亮我前行的路，我教室的灯将点亮学生求知的眸。无数如你我这般的普通人，日复一日地以微光照亮这个慢慢苏醒的世界——我们都是点灯的人，也都是被光簇拥着的人。